

蔣委員
長手訂
革命書簡

長風書店發行



革命書簡

蔣委員長手訂

勝利後第一版

1945

文史研究會

革命書簡

實價 元

蔣委員長選訂

出版者 文史研究會

發行者 長風書局
上海北浙江路
三七二弄一五號

分發行所 重慶長風書店
重慶建國書店
林森路一四八號

代售處 光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

勵力出版社
上海山東路

博覽書局
上海霞飛路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出版

革命書簡(目次)

上總理書	十年三月五日	一
上總理書	十二年二月十二日	三
復上總理書	十二年三月五日	四
復上總理書	十三年一月	五
復顧子才書	元年	一三
與鄧仲元書	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一四
與鄧仲元書	八年七月九日	一六
與鄧仲元書	十年二月十九日	二一
復廖仲愷書	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二三
復廖仲愷書	十三年三月十二日	二六
與譚組安書	十三年七月四日	三二
與譚組安書	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三三

與張靜江書	十年一月十日	三四
復展堂仲愷書	十年一月四日	三六
與胡展堂書	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三八
與展堂精衛書	十二年三月一日	三九
與精衛仲愷書	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四二
復汪精衛書	十五年四月九日	四七
與楊滄白書	十二年四月八日	五三
與楊滄白書	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五四
復滄白湘芹書	十二年三月五日	五六
復古湘芹書	十一年六月十日	五八
與戴季陶書	十年一月五日	五九
復戴季陶書	十年一月二十日	六〇

與張溥泉書	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六二
復黃膺白書	十四年一月二十日	六三
與沈存中書	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六四
與茂如競雄擇生樵峯書	十三年四月十四日	六五
與陳炯明書	八年一月十七日	六六
與陳炯明書	十年一月二十一日	七〇
與陳炯明書	十年八月十五日	七二
與陳炯明書	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七五
與許汝爲書	九年十一月四日	七七
與許汝爲書	九年十一月六日	七九

與許汝爲書	十年八月	八〇
與許汝爲書	十二年二月九日	八三
與許汝爲書	十二年三月五日	八四
與許汝爲書	十二年四月七日	八五
與許汝爲書	十四年七月十二日	八六
與許汝爲書	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八九
與黃子蔭書	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九三
與第一師黨代表書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九五
致政治委員會公函（革命軍募練計畫）	十三年八月九日	九六

上 總理書

中正匆促言旋，途中稍有感冒，致回里後身嬰微疾，呻吟床第間者四五日。現在熱度雖退，而元氣尚未全復，病體懶慢殊甚，惟對於本黨進行計畫，仍日夕貫注全神，未嘗須臾忘也。

此次勾留廣州旬日，決定援桂要綱，競存汝爲均各贊同，心竊幸之。然目前爲中正之所切憂，有一不忍言而又不能不言者，厥爲選舉總統問題是也。上次因此意見紛歧，致滋誤會，嗣經商榷一再，始行解決。惟現在爲期伊邇，根基尙虛，桂逆旣未剷除，西南難望統一，議員又未足數，國會尙非正式，則選舉總統一節，鄙見以順各方輿論從緩進行爲是。此事前在粵時，亦同汝爲細加研究。彼言對黨惟有服從，於此固無異議，然以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而言，平桂之後，首舉大元帥，再選總統，則凡百進行，較爲穩當。此汝爲對中正一人之私言，乃中正對先生亦一人之私言，諒勿以此視汝爲亦反對先生之人也。

先生之主張早選者，其目的在乎注重外交與對抗北京政府爲最大關鍵，但由中正觀察，或有未盡然也。

回憶吾黨失敗之歷史，無一次不失敗於注重外交者。民國二年及五年二度之革命，先生皆借重日本，以爲我黨之助，乃日本反助袁、助岑，以制我黨之進行，吾黨因以失利。逮乎民國七年，

先生督率海軍南下，聲勢不可不謂浩大，而又恃美國外交爲之援助，宜乎不致失敗，不料西南主張紛歧，內部不能統一，吾黨又因以失勢，英國從中妨礙，而美國反爲壁上觀，則外交之不足恃，蓋可知矣。

近觀俄國外交之近狀，尤足借證，列強各國對於俄國之壓迫，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兵力壓制之不已，繼之以封鎖，及其封鎖之無效，又利用波蘭及反勞農軍以搗亂俄國，而俄國卒不爲其所困者，亦以其內部之團結堅強，實力充足，乃有所恃而無恐耳。吾黨標榜顯著，外人目中無不視吾黨爲勞農制之化身，故無論爲美爲法與吾黨個人有極善之感情者，至一顧及其本國之政策，鮮有不爲其所反對與阻梗者。故本黨惟有團結內部，放棄外交，以蘇俄自強自立爲師法，以譚義金等反動軍憑藉外交之失敗爲殷鑒，則內部鞏固，實力充足，自有發展之餘地也。

將來桂逆一平，或順長江而下，或自西北而進，直擣黃龍，統一中國，固非難事。若以選舉總統之後，黨見隨以歧異，內部因之不一，西南局勢亦頓形渙散，仍蹈民國七年之覆轍，所謂對抗北京政府者安在哉？近聞北京極望南方之選舉總統，以海市蜃樓爲倒孫之張本，此言雖未足深信，然亦可作一參考之材料，不無注意之價值也。

至論廣州現狀，

先生之於競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範圍，若望其見危授命，尊黨攘敵，則非其人，請

先生善誘之而已。敢布腹心，幸垂鑒焉！

十年三月五日

上總理書

日前面陳以

先生抵粵，則粵局乃平，故建議以

先生速行爲是。今一再審慎，如

先生獨行，而中正不侍從左右，於心實不能安，中正之所以不能從者，實有委曲之苦衷，

殊非筆墨口舌所能形容。今中正必行，請

先生致電汝爲兄言明赴粵，左右乏人，閩粵比較，以粵爲重，本欲促介石來閩，茲因時局變遷，不得不攜之赴粵，到粵後，布置略妥，卽當請其來軍相助，可否盼覆等語。待其覆電到後，中正再起程，則其誤會或可減少若干，否則不但汝爲兄與弟更生誤會，且恐與先生亦生誤會，則中正之罪累更加一層矣。此則許電未到，中正不能行之一端也。因中正不能隨從，所以今日主張

先生緩行，至於緩行理由，其端不一，亦非盡如致胡汪電中所言者，而其大要，緩行數日，利多害少，有益無損，非如延遲至一月半月之久有礙大局者可比。如果先生同意，則請將代擬致各處電稿改正分發，中正待汝爲兄覆電到後，必來隨從，以副厚望，決不敢方命也。

十二年二月十二日

復上總理書

各電敬悉。

粵局支離，諸事不敢遙斷。中正意沈軍如一時無法處置，不如暫且放任，卽以滇軍與

粵軍可供指揮部隊，令其全部移往東江，進攻惠梅，復以海軍或江防艦隊占領汕尾，即運一部分陸軍由汕尾上陸，斷逆軍惠潮間之交通，便與許軍夾擊潮梅，倘滇軍必欲駐省，不願移駐東江，則在省粵軍亦須令其單獨進攻惠梅，使敵軍首尾不能相應，以便許軍之作戰。

先生總以駐省城爲是。如有一部分可靠滇軍擔任衛戍，沈軍不敢作怪，如以此爲不安，則當與攻惠梅部隊同時前進，惟若此則省城難保，恐攻惠部隊後方動搖，殊非上策。

總之，惠潮逆軍未滅，沈軍無法處置之時，不如放任沈軍，先以全力撲滅陸逆，肅清潮梅，則沈軍不成問題，即暫棄省城，亦無不可，而海軍佔領汕尾，是制敵死命之要著，務請注意。

中正當約季展二兄同來，行期俟晤面後再告。

十二年三月五日

復上 總理書

中正駕駘下乘，過蒙垂顧，知遇之隆，並世稀有，如

先生之於中正者，宜可無言，今竟形之於筆墨，且連篇累牘，反覆陳訴，敢冒睿聽者，乃

有所不能已於言而言者，幸乞昭鑒，而審其是非曲直焉。

去歲中正離國遠遊，本作五年十年之計，初未嘗有匆匆往返之意也。及聞石龍失守，先生不知下落之報，爲之旁皇失措，寢食難安，痛苦愧悔，不減於陳逆叛變蒙難肇和聞報駭愕震驚悲楚之時。此皆中正不能堅持忍耐始終侍奉之罪，反躬省察，但有引咎自責，惶恐無地耳。是以激於義憤，決心回國，祇期朝夕侍從左右，圖報萬一，而不復問個人之處境如何困難矣。不料到粵月餘，終日不安，如坐針氈，居則忽忽若忘，出則不知所往，誠不知其何爲而然也。

先生洞識人情，知我尤深，回想當時景象，諒亦知中正今日懺悔之言，非出於妄乎。抑中正之蓋誠今與昔異，而其才力反不如前，以致失信於黨，見疑於上也。中正自知鄙陋，頑梗不可以化，然人非木石，終能知感，是以對我

先生惟思竭其忠悃，以爲報效之地，而乃事與願違，竟有不得通其意，達其志者，以事之本末未易明也。蓋世嘗有終身忍受枉屈而不得宣諸口者，亦有言非其時，非其人，非其地，言之不惟無益，而反足以見笑而自玷者。此古人所以寧爲放逐伏死於巖藪江濱，而不願回面污行，苟合取容，以求親近於一時也。

溯自十餘年來，中正爲黨服務，未見尺寸之效，方自媿不遑。前在英士幕中，繼在粵

軍部內之中正，其長短美疵，

先生或憑耳聞而未之目覩者也。至近年，在汝爲幕中及在大本營內之功過得失，諒爲先生所親見而熟知者也。中正與英士共事十載，始終如一，未嘗有或合或離之形神，當時困苦艱難，可謂十倍於今日，而中正忍痛耐辱，曾不懈餒者，乃以其信之專，愛之切，而知之深也。以我兩人萬古交情，雖手足之親，未足間其盟契，骨肉之摯，不能踰其恩義，肝膽相照，可質天日，故能與仗安危耳。中正自維愚劣，豈不願深藏鳩拙，以爲養晦葆真之計，而乃諸同志羣相督策，函電紛馳，所以終不得自外門牆，遁跡絕世也。雖然，今日豈復有真知中正者乎？如吾黨同志果能深知中正，專任不疑，使其冥心獨運，布展菲材，是雖不能料敵如神，決勝千里，然而進戰退守，應變致方，自以爲有一日之長，斷不致臨時紛亂，以陷危地，必能維持現狀，恢復舊疆，從無不能成軍之時，更不知有元首受驚不知下落之奇聞。至於共患難，同死生之格言，自以爲可對古人而無愧色，此非中正所敢自詡，然亦無容自隱於知者之前，是乃

先生之所親見，豈不然哉？然而義不苟取，更不願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期通其聲氣，此亦中正之所自矢耳。去年惠州未下，忍離粵境，掉頭不顧者，中正平日之行動果如是乎？抑豈果爲中正耐力不足客氣從事之過歟？蓋事有不得已也！觀乎中正行後楊蓁代理之

令，則可知其中之受人妒忌排擠，積成嫌隙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此祇可自認枉屈，不敢訴諸人者，乃以

先生終不捨棄，因觸前事而道及之，然僅可爲

先生一人道，而猶不願盡哀訴也。嗟乎！交友之難，知人之不易，傾軋之禍，甚於壅蔽，媚嫉之患，烈於黨爭，此豈愚如中正者所忍見哉？言念及此，能不爲之傷心而厭世乎？

吾黨自去歲以來，不可謂非新舊過渡之時期，然無論將來新勢力擴張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殺此舊日之系統，何況新勢力尙未擴張，且其成敗猶在不可知之數，豈能置舊日系統於不顧乎？如果黨無系統，則何貴乎有黨？且不成其爲黨也。試問今日吾黨系統安在？其果有中堅之力量爲之始終護持乎？惟聞

先生之門，身爲軍府僚屬，而志在西南統帥者有之；暫且蜷伏一時，而謀豎獨立旗幟者有之；至爲國爲黨而又爲

先生盡力者殆無其人也。今日

先生之所爲忠者賢者及其可靠者，皆不過趨炎附勢，依阿諂諛之徒耳。然其間豈無一二正人，自持人格，以維綱紀者耶？惜乎！君子道消，邪正不明之際，誰復敢爲

先生極諫效忠，以蹈前者受謗見疑而不辭哉？若夫赤忱耿耿，蹈白刃而願犧牲，無難不

從，無患不共，如英士與中正者，恐無其他之人矣。觀於陳逆變亂石龍失敗之際，紛然各謀生路，終始相從之人數，寥如晨星，可以見矣。夫人之膽識有無，性質優劣，品格高下，必於此而後方能測定其真僞耳。倘偏聽諂諛，輕信浮夸，而不驗其智愚，察其虛實，其蟠木輪囷將爲萬乘之器，而隋珠和璧，莫不爲其按劍相眄，以此而欲望賢良奮進，放手以扶持黨國，何可得也？若既不能致信於人，而乃能勉爲人用，其必至見笑而取辱矣。

今

先生來示督責中正，而欲強之回粵辦學，竊恐

先生亦未深思其所以然也。中正不回粵，尙不能置身黨外；如果回粵，焉能專心辦學而不過問軍事政治？此雖中正避嫌遠引，不敢干預一切，或蒙

先生曲諒，不令兼任煩劇，以全其孤陋之志，然而勢恐不能耳。是則中正來粵，先生縱或深信不疑，可無芥蒂，而於中正自處之道，不知如何而可也。中正任事，固無他長足取，惟此一念至誠，不爲私而爲公，不爲權利之爭而爲道義之交，乃可表見於吾黨也。是以處世接物，一以道義爲依歸，而「合則留，不合則去」二語，爲中正惟一之箴語，蓋取辱於人者，何如知難而退之爲得也。至於妒能爭寵，植私攘權，今日爲友好，明日爲寇讎，是尤非中正所能片刻留也。要之，中正腦筋單純，資質頑鈍，明知國事爲人人

之責任，革命爲同志之義務，惟自持不敢懈怠，共事必求和衷，否則寧束身自愛，保持中國古代之德道，雖爲世俗所棄，亦所不惜也。

嘗念吾黨同志，其有以學識膽略並優而兼有道德者，固不可多得，乃祇有求其諳熟本黨歷史，應付各方，維持內部如展堂者，果有幾人？何

先生亦不令追隨左右，以資輔翼之助？

先生果以其爲書生而無用乎？然則現時吾黨能文而無書生習氣者，果有其人乎？抑或先生以展堂任黨務太久，驕橫過甚，恐亦有如陳逆之叛亂者乎？則請

先生回憶中正曩昔常有「陳逆必叛」之語，乃當信今日中正之請信任展堂爲不謬矣。如先生恐展堂爲其兄弟所累，不利於公私，乃可使其兄弟引嫌遠避，以成全其德也。奈何先生靳任彼長省一令，而忍使粵局停滯，不得發展乎？抑豈以展堂昔日在職爲有包圍把持之弊乎？然則今日植私府內，盤踞不去，其把持包攬，真有不可思議者，展堂豈其倫比耶？展堂之短，不過度量狹隘，言語尖刻，辭色之間，往往予人以難堪，然其自勵清苦，則比其他書生之可貴，尙足稱也。

默察今日駐粵客軍，日謀抵制主軍，以延長其生命，跋扈之勢已成，然非可專罪客軍也。禍患之伏，造因有自，如不謀所以消弭之道，未有不可爲吾黨制命傷者，中正於此，

實有鑒於廣東現狀，不在外患，而在內憂也。矯其弊而正之，是在中央諸同志應付有方，處置適當而已。今日爲政府計，姑不必就全國著想，而當爲粵局急籌補救之方。如徒使汝爲一人總攬全權，恐有所未妥，以其聲譽既不如前，而各方之情感亦未見融洽也。借使以中正爲汝爲之參謀長，讒毀交迫，而無人疏通調解於其間，則仍如去年之在軍府，中正果能久安於位乎？中正以爲吾黨同志，知

先生與汝爲者，當推展堂。如以汝爲督粵，而以展堂長省，不惟汝爲有賴其補助，粵局可望其穩固，卽

先生與汝爲之間，皆有無窮之妙用。如是，內部固能堅強，卽大局亦必能發展。舍是不圖，中正誠不知其所爲也。至如當世之策士，不先謀粵局強固，根本穩定，而惟弄其私智，施其小技，聯滇不成，乃思聯湘，借重一方，排斥他方，姑不問其用心究爲何如，亦不必深信蜀中同志之誹議，然而強枝弱幹，舍本逐末，團結外力，壓迫內部之害，其必由此而起。不寧惟是，吾又知粵局之破裂，各部之糾紛，亦將隱伏於其中，此所以亟宜及時補牢，切弊矯正也。總之中正對黨對國，不願以權位而犧牲感情，以偏見而傷公義，勉效古人辨別公私，不以恩怨而論升降，好惡而議黜陟，如是而已矣。今先生既嚴令回粵，中正雖不才，豈敢重違意旨，背負恩德，決於日內起程，趨前領教，惟